栖真館集

栖真館集卷之十四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允衍選

書

與汪伯玉司馬書

衡岳遇王薛二真師授玄關一竅大道者豫章人金康中先生諱守道以姑布子卿術流衡州事毋至孝爲衡士大夫所敬信焉毋歲朝衡岳神至甲申歲遇二真得道其事甚奇詳楚周孝廉光岳傳

小後於虎林遇喻隱雲李海鷗二子知金先生聞
道苦求之稍傳初機李循教實喻江湖佻薄無行
人也一聞金先生訣急走婁東見王鳳老盡得金
先生而詭言身自遇仙王鳳老得而行之氣機輒
動遂以爲奇効也厚爲解裝而竭力飾譽薦之諸
公間得白金數百遂置美妓買孌童爲娼後今復
垂槖蕭肰東走海岱矣李海鷗渡江來訪僕句甬
僕受其訣行之亦有效喜甚故遂寓書報先生李
故未嘗索僕厚謝僕亦自貧乏無以厚李君也然

僕塡抵虎林屬金先生政在虎林以喻子以道對利爲傳非其人恐受大罰徬徨市廛者兩年其傳一人以贖前罪遇僕而上一見相許遂盡傳此道初機後手始知向之授喻李二子者甚略且訣尚未真無論其他即所指玄關一竅其處所亦未的奈何輒假然爲人師而誤人小人之不畏玄律如此人身十六以後一身皆陰無陽耗損久矣無以補之而徒以妄心運氣上衝下柔愈散愈勞久行之恐有大患此正參同契所謂百脉鼎沸馳身體

日疲倦若所謂鹿氣雲雨行霧散若風雨薰蒸達四肢及河車不敢暫留停甘露洒心醍醐灌頂風騰浪湧龍吟虎嘯皆自是得大藥後事非初機便如此蓋得大藥後鉛汞相投真炁充滿自然有此運行溫養沐浴聖胎自成未得命帶先天一炁未入身來身中所有陰精而已又久經破損之後一旦以意識提之東奔西走真炁何由而全聖胎何由而結有日疲勞病患爾金先生所得實大不然此處頑先生再作商量保以從幼勤心若行填者爲

皇天不負苦心復得遇一至人此師乃世廟近侍臣年未下六七十歲玄髮如雲朱顏如玉七歲喪父輒知訪道求師稍長累遇上真聖師授以鍾呂王馬張白相傳嫡派金液還丹大道益其道以虛靜無爲爲內修以煉天地人三元大藥同類真種子爲外煉而究竟了事以採取先天一炁爲水中金爲大丹頭以超出三界此公所遇乃一當朝大顯化聖師自受大道以來凡經五十餘載未嘗傳授一人但以賣丹藥爲名遨遊四海訪求同志以神

丹活人其所賣丹乃煉僅至三三轉者有遇病皆醫不問何症有疾則却疾垂死則接命無疾則延年所活男女殆三千人矣此道萬刧一傳單傳心印不知傑有何緣偶然一遇輙蒙此老印可以大道見授又賜以丹藥服之輙改形貌見者駭問矣傑頃以吊沈君與莫出門道遇真師一語投機在虎林追從一月師乃別去而傑始西征留吳興者三日別桐鄉者六日今甫抵宛陵顧念不侫受先生在交遊中為最深而仲海又令弟一病奄奄殊可憐

惜家師之道與其神丹必可起之僕知而不以告
爲負先生又恐先生及君家仲氏遽信不及也故
爲言其顛末甚詳如此僕夫既具言之而信不信
視君家之機緣矣若此老鉅家七歲好道尋師求
藥破三萬金數十年來活多人所得亦不下萬金
悉以廣作善緣不入已橐故宜擔當大道其品良
自不凡矣先生誠信而欲訪求之僕之力能爲先
生致此老幸見財賫得先生四月手書云秋間大
修白榆社之會會元美明卿諸公而令僕以鄰嘗

小國預大邦之盟今聞其事遂已故裴徊岐路未敢前謹令蒼頭代布僕自授此道身心拔滌塵緣掃空已如死一番相似今且謁白岳玉歷大帝便道或得訪先生尚恐不果故有此訊道民作貌德譚所爲知己幸原之

與丁元甫明府

四月間得足下花朝書感故人相念若無西來鴻鯉無繇致素書爲報私心馳結八月抵虎林遇方外異人同栖吳山通玄觀講究度世大道掩關一月始從吳興走桐汭吊亡友沈君典宛陵四野烟

霧一丘蔡恭霜風凄緊狐兔雜沓傑不勝西州山陽之恨杜少陵云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傑可知已宛陵遇呂玉繩法曹梅禹金文學及二三郡縣大夫盡驩布衣開尊下榻遂淹留一月愁欲一登白岳清齋潔服朝玉虛師相然後下與元甫把臂譚玄信宿而去晤汪伯玉司馬復修白榆社盟方欲別敬亭問天都山路乃聞江使者行部督治簿書期與會撫掌可言呂法曹章亦以北相留故復遷延數日討使車行日傑杖履到門矣敬先遣奴

子以八行相聞幸爲道民屬王麗觀王秣香沾老以遲野客向者足下書中頗爲僕作白岳主人請了此一段公案明府以好士聞客頗多矣道民一瓢一笠當不復爲安邑累然僕聞之道路之口云丁明府仁心體物折節下賢騷雅工文精勤視事遇客頗豊豸亡艮若謂爲近代踔絕遐軌往不佞往實似之足下儻肯許我同調乎貴鄉人石戶部亦雅知足下託致一書先此附往

與黃瑞人秘書

七夕別足下句餘昔與孫生相別梖水之陽孫生云天上會合人間別離此兩語感愴千古永垂名言不意今日復見於足下七夕長歌何其深沈宛折也輅車西還吟東閣之詩訓西堂之詠宮羽相激塤篪並奏人生此樂可以忘死不佞弟八月渡羅刹江栖真學道與烟霞人盟卧三茅紫陽之下者一月始遶宛陵哭故交沈太史墓得與呂法曹王緯把臂定交其人温夷粹白玉璜黄流品當在衛洗馬牛醫兒之間求之而文秕淹雅吏道精良在

賓介門風中即如王佛大謝遏末猶有娓色會稽以東有此異實恨足下客越不見此君餘子尚在碌碌數中耳弟業刳心息游乃復爲夫夫講載書刑牲之盟誠嘉尚其德義欽挹其風采也君鄉朱文臣吏部與不佞交最深歸田以來海内舊遊問問都絕獨此君捐書捐熙䮄䮄來不佞心感其人高其義嬾不能更削一牘爲訊幸道相念弟所遇授道度師其人在滁和間獻歲須與開之同往了蒲團之業或使過廬江訪足下請以花朝爲期不

歎君真尋我烏衣巷口因呂使君云且遺訊足下故留此書爲鴻有便無忘素書見答我

與呂玉繩使君

伏讀足下手書沾沾度世大道爲之喜躍不能老人間世萬緣起伏忽爾泡影無常狀一點靈光名爲真我永清珠現塵浮鏡明漸到神炁打成一片跳出陰陽直超三界男兒墮地何忍以千萬劫修出靈明之身復爾淪落散入諸趣夫凡夫只見眼前至人遂觀歷劫生託六尺受用幾何過眼浮榮

曾不能一飽足下託體相門蚤擬青紫所不足者非富貴也顧言從二六時中回光返照益復靈明勿使一向逐外遊散走遇休暇便習坐禪定內外兩忘心境俱寂自然神氣漸合金木交併其訣在靜定中稍以心目下照下丹田及氣海兩腎中間綿綿若存勿忘勿助元氣漸充從此可到全真逕路足下青年筋骸未大破並肯回頭方之衰殘之人功當相萬更須常以公廉忠和莊敬禔身處務神受佑可合全真其僕頃者有神氣相守世緣盡空所

不能忘情惟有俯仰入口今日得仁兄相助堪為半歲資糧助不佞成道者寧官也功德不欺小矣匆匆之言維兄下裁擇一書寄黃青玄秘書欲剎之記室

與劉誠意

不佞往在山泰嘗遇赤驪各吐胸臆遂定神交茫茫湖海聊邈十年尚未成握手人生會合真亦有數不佞今跳身入外得訣環中矣君侯猶以才名束縛世罔黃石雖逢赤松何日流年不待石火可

憂大英雄爲須明首無終取蘭宵校明之恨不佞
頃走宛上哭故交沈君典墓從蘭若遇法極禪師
既解空觀無怡玄宗金丹度世大道得真師正傳
其人醇樸徹朗表道林辟紫賢之流也大道將成
志立功行將建衛源縣大橋拯物利世屬不佞爲疏
持之以樂化金陵何由開念維君侯特造疏通道
罷官服故逐投君侯爲大檀越乞以力興勝事普
濟衆生爲徹身作津梁功德無量君侯儻有志參
訪性命之學此僧可就問也手書仰陳并致相念

儻明春有白下之行當與君侯繼譚十日而去

與元美仙伯

去歲得先生手書且貸黃金為膏以養小人之母味甚高矣此後尺素彼此杳然忘情息念厭絕塵于太上所謂然何得不數以先生道義之盟往來胥懷所以久不通郵焉鯉無便爾喻隱索授道金先生實有未盡信而行之孔難了乎願先生亦加采訪某于九月業遇金先生于偶林遇得衡岳有真師道訣始知喻君所謂一班耳然金先生實遇丁薛二真衡山中授玄關一竅訣喻君

從金先生轉授乃遂居金先生以身當奇遇此中先巳壞矣柰何彈道嗟嗟金液還丹度世超劫聖師口口相傳當今巳實有其人棋以積年苦志希遂遇之而北面受其下風矣先生儻欲聞之乎僕願身爲介紹乃金先生亦雅念先生欲相就印正維先生深譽之東山召命數下恐高卧不穩矣紅塵中故自不妨了道不知先生作何商量乃區區之心則終願先生以司馬子微陳圖南爲法何如何如頃以過宣城吊沈君典墓偶遇法揄師精通

禪觀無得玄宗性命雙修大道益已遇眞師薛紫賢之流也大道將成志立功行以涇縣丁坊渡河廣水險歲覆航溺人欲建鉅橋以利濟衆生屬不佞爲疏文將遠募吳郡吳郡大檀越堪爲法師王持勝事者先生一人而已故今遠投靖廬幸維財督其留宛一月矣歲復行暮且從新安一晤汪司馬而去明春或當訪先生山中不悉美語句以一書抵敬美白門都無一字相合當在由拳時聞問何數數也

與梅禹金

宛上一行歡喜得與足下周旋酬十年心願留連一月半醉君家平原款洽似爲倍之暢甚暢甚郭門一別大自黯然獻歲西湖之約幸存之勿忘孤山六橋縱覽烟雲水月然後速舫過金昌並饗秣陵紅板酒催平樂花宿杜陵道民以衲衣斗笠涸迹其中良亦快事方今握管鑄辭如雲大都施朱塗粉贋東光耳歟足下傾城絕代天質自然豐意摶心無所不詣外無乏境內無寠君思五音並宣五

采並馳僕所醉心今世罕見其兩願足下自愛蘊
欎足下頃欲學三河少年風流自賞津津得意似
且老吳門白雲鄉相如措大得一文君便沈湎濡
首古今人有才必有情殆相影响耶司馬暢世至
今風華猶映人要不失才子本色然丈夫生有七
尺包裹乾坤事有不止此者足下神采有餘故知
咲屠長卿不足當文君一隊暫寄興此中終須超
然僕亦信之區區之忠願足下蚤留心大道遮須
國王芙蓉城主不足戀也足下欲爲僕刻宛上諸

篇幸與吕使君商之儻必欲任此者再布後命當以原稟奉達耳使君且使使送廣葉子至新都足下勿忘寄語

與丁元父

不穀往從四方士大夫口吻知元父海陽治行與等比入境內父兄三老與頌盡悉元父治狀洵從古以來所未有夫中手桐鄉循良茂矣文采或闕懷邑清河風調勝矣吏道多缺銅鉦擿發者易給於束濕寬慈惠和者常短於威稜戢是舉一兩非不

勤事右文之風蔑如開門置驛號稱好士黔首之
情靡切鉄隅鉄裾寸長尺短故世未有能兼者乃
今覩元父所謂間氣非與元父少擦黄童之譽發
闖揚馬之堂洞庭雲夢𠤣呑其故國倚相屈宋文
掩其鄉人亦既淋漓汎瀾有聞當世矣文傾益論
交揮金結吝逍遥金石固於桑陰椒蘭成於析曰
若入皮相之眼元父故是居然一俠節才士衞乃
其經術出筆握牘臨民百務犁然細大畢舉照鄙
隆如燭龍洞物情如懸鏡神君之號業遍區中而

揮汗眾膚寒暑無間夜分視事昧爽蓐食又散之
以騎宿之風沛之以敷大之德務存簡靜蕩滌煩
苛息訟去爭與民休暇又慎內閑外清虛好道上
事上帝下畏神明根本之地如此其莊嚴純白則
至美矣今之世冠進賢衣元元專城者皆若元父
國家當千秋萬歲治安胡至敗乃公事天生元父
豈非爲人物之楷模有司之律令乎嗟嗟官人而
貪婪殘酷無論矣乃亦有稚齒闒茸孜孜兀兀額
假矜莊心懷叵曲外飾廉謹內存營私做拒貿容

託之介特而奴顏以媚上官抑絕粟畯託之公患
而厚殖以顧妻子寧得罪於小民而不敢取忤於
當路寧獲譴於神理而不肯少損其官譽循是而
徼清華都通顯黃金爲籯良田千頃甲第如雲僮
奴成林揚揚得意則丈夫終身事足矣人皆歸細
之鼎亦甘心焉自名爲俗吏則無奈渠何天下事
往往爲若曹敗壞頹安得元父盡布列中外惠此
黔庶固我皇輿也世有以俗吏爲可媿而翻焉改
圖以元父爲足法而延首景慕則傑此書不可不

存公天獨者僕而爲今雖不足望青兕清光之萬一然其宅心處事視元父差不相遠以此竊不揆度欲自附於同調不覺譚之津津若此前途遠矣願元父益自淬厲善建雲臺之業示我竹素之聲然後撒手歸來登霞躡影僕請爲元父先揮片石於祝融七十二峰上令日霄漢之事子爲政山林之事我爲政各爲其所欲爲孔明不學龐公圖南不羨垂崖龍蛇之德惟其時爾雖然它日勝行走下風而問道僕則端坐空空同子矣一咲

與黃白仲

去歲留宛陵一月日夜望足下來久之履綦杳然乃修只尺之書專使徑走白下奉迓行李乃聞足下得報云不發且從虎林踰吳門晤王百谷然後繇吳門過秣陵取道宛上迓足下遂裹糧直抵闔閭城逡巡不發人書空返爲之惘惘心折無何汪伯玉丁休寧有尊迓之使招不發了白岳舊約爲使者敦迫遂負囊以去亦以人來言足下迎僕不遇且西睹僕三天子都僕是以決計西行及留海陽

一月復不得足下消息而歲云暮矣匆卒買溪舠東下臨發又聞足下頃有枌榆之念計東尋僕始稙不見或乘興問山陰之櫂僕過而停橈物色足下又不可得茫茫宇宙北來南去萬物如沙獸不見知已上窮碧落下黃泉何以異淸虛道士泰李三郎命尋楊家阿環哉黯然黯然獻歲來念足下或已抵會稽政欲遣一急足偵足下乃王家使至得足下手書始知尚留滯吳門更開足下一向道精業繡佛伊蒲作供衲子爲侶皎皎壺氷柰映

人使人益以欽艳昔謝康樂自謂得道須慧業文人遠公以其心襍不收入社陶彭澤清虛簡遠多嗜酒一癖成佛尚難古今文人得道獨有晉葛稚川梁蕭子雲唐陳陶宋圖南先生數公而已今足下酒徳既淺又絕去醲鮮沖虛澹寂至於遺世遣累適儻擺落此又自足下餘事從此入道如箭耳儻近授金液還丹道訣行之累月神氣交爽頗有殊勝光景猶若俗務徽纏未能盡却終須了手不敢渝墜足下可急走四明未會遲之遲之世路可

長僕甚嬾出門至吳中尤大不宜道民遊蹤買吳刑未有期也維足下念之足下寓吳寥落吳地王自百谷而外恐無人矣

與王百谷

昔人云井丹高絜不如相如慢世斯言過矣僕自視陋細人尺尺寸寸者生平慕眉山端明之風而不敢為叔夜嗣宗之放世人好刻畫屠生多過其實則無他虛聲為祟耳而吳人士尤善刻畫僕向從市上見二寸石谿度歲月可不謂難矣渡江不

數百里則疇昔說夫儼然存伯嚭塚傍朧朧其目信蔣其口未已也而平日側目居生欲甘心焉者明知彼夫無狀故為吠聲傑誠畏之以故四三秊間閑影痕跡不敢而踰吳會跬步路吳中佳山佳水書船舊(?)舞(?)紅樓門閣名香好茗圖書古玩清人韵士何物不佳而獸以畏其人之口故次且不前何能不生中黯亦自計生東海絕徼不與中原會盟假令再遠而乃在日木三韓國即於吳地之聲名文物又何異焉若然越絕三家邨中可皓首老

矣歟以不復見王先生可勝邑邑王先生誠念故人可無慮西陵衣帶水道尺咫徹天龍霧授金液還丹大道行之業有効不爲市井兒所覓幸爲天人聖師所收足矣足矣卜先生頗聞其說乎請急裹糧以求遊奴盜物而去公謂是故人之弟同謀何論其求即當時足下故人亦不難爲足下者足下厚存之大自長者事天欲王先生貧到骨然後入道易耳白仲遂長齋奉佛可謂撒手好男子客吳門寥落甚微足下念之幾何不作阮公之泣許

大乾坤無尺寸地可容黃生投足五噫之歌時書非復東京比隱所以日惟學袁夏甫堅臥土室中耳

與劉觀察先生

不肖陞不得奉侯尊師起居經年矣挂冠以來屏絕世事日惟杜門守靜調攝身心研討古人清淨之學與人間世似隔弱水蓬萊即海內舊交都無聞問東秦距西川數千里巴江雲棧望在天表絕不見北鴻南雁可託素書爰靜中興一念追維尊

師開府海上時略臺官之堅縫掖之賊倒屣設榻給札授簡飽魚鮓於內廚遣酒炙於毋氏而又使公子連牀僕奴飛觥每奏一篇拊掌擊節高山流水泠泠賞音其後柄文者希權相音摧折東南青衿之士不憚吾師游揚大過故抑不以收師至扼腕義形於色不肯離百艱始得入鎖闈是歲竟獲雋南國師聞之喜而欲狂謂其身與其子之獲雋時未至若是之愉快也無何而不肖遂冠家兩為令令實矜莊勅謹上守三尺下惠黔首期勉自

而虛名猶在海內人舌尖底度歲月良不易爲人矣天放道民藉手佗口屛居以來身心安好從方外異人授金液還丹道訣行之頗有效驗了性命以還造化此外紛紛惣屬泡沫介推有言焉用文之入山自然尚存悻慂僕則以爲隱不妨文文不妨隱僕對知己或淋漓潲紙投筆而上牖闚便空山河大地即小呶呶何害哉東南饑傷甚矣刑閣小民斵草根而食矣衣冠子女行乞於市矣餓極無聊或雉經自沉矣夫夫賣妻女鬻子矣吳越皆然

我海上爲甚適民雖貧猶日不缺脫粟苦貲顧念衆生盡饑義無獨飽君恒減食欲與餓者分饑天下恐從此有事此足下之憂非野人之慮也君它日欲尋我桃花津上恐不可得請問之阜鄉亭長

與馮開之

去年大祲歲既不登入春連雨三月菜麥俱萎死斗米一錢有奇海錯亦并踊貴並海民人十室九饑村落山澤之間草無留根樹無完皮城市衣冠子女牽連行乞甚或度不能活雖經於梁與命河

人與開之同北面師之授其金丹玉液大道栖通玄一月乃別開之适宣城吊云交沈君典太史又止一月歸而遇汪司馬以使者來辱暫過之又被留一月及買舟還溪舠迫除矣以是不得過訪先生藉廬頃聞東山召起天路邈遐延睇關門紫氣可勝悵結四方水旱載道饑傷天下將有故所望有道長者以善提心行豪傑事深思善計福此元元道民一頂黃冠跳身物外世務可不復挂諸胸懷此世界津梁則有先生在道民可得坦腹高枕

矣敎鄉諸生范學滂者貌寢有學王子季孟東野之流也饑甚欵就食留都求其爲之地道民亦自苦餒不能活寒士丞留都又少借交念歟有先生長者可授渠志不過欲得一童子青氊館維先生若提心稍念之幸甚幸甚

與秦君陽

去年春仁兄復北矣旅食京華若何無論桂薪玉粒貂裘且敝馬卿易得狗監難逢留吾示山妻在昔蓋代才猶然歎之于時之難可知已弟年來恭

遺像真頗有吉祥光景所若家徒壁立孫猶累人獻歲以來陰雨連三月不解花朝以後始見桃花上巳以後野菜猶昔蓄耳並海饑饉杼軸盡空士女衣冠之族未免行乞道路甚或牽引自盡半埴叢中道民臨食廢箸仰屋而嗟未能攜家就花源避秦處爲之奈何三吳亦然時事大可憂故以闔之執事所爲知己幸勿宣之它人滌室空憂祇增人咲且悲矣頃人從梁溪來知師母及嫂夫人無恙老母今春九十幸爾安康而豚兒初授書能誦

唐詩百首他日識字學爲詩人足矣不望其早掇青紫光榮阿翁也仁兄何時歸來慧山中弟即當披裘策杖相隨煙水間何若戀長安鷄肋弟出都門四易寒暑都無一字入長安舊遊隔世矣戔戔此椷不必爲諸君道新安潘景升太學者知名士也茲從四明入都弟時時向渠道足下千秋高義向風景慕幸與之交才華夙調來映人知足下一見心賞

與王回叔

客歳以九月出門如宛陵哭沈君典暮虎林作方外至人一見收錄授以道訣餌以上藥同棲隱通玄道院者一月導師別去乃西抵宛上而沈公子上跑方入楚赴丁右武之約弟待之一月不至因收拾道還虎林遇汪伯玉丁休寧使使來迎了白岳之緑勉爾赴之復盤桓海陽者二十日急促東下裝歳暮矣道路泥傳弟業隨方外人遠入武當更發單瓢不復返毋妻聞之日相對欷歔逼除抵家如從天降喜可知已此後出門更難惟掩關

丁樵峴處一室中二月晦吳門王百谷使者來始知足下挈室而北守歲金閶恨弟初歸不能遣人物色追送行李聞之黯焉心斷春來海上陰雨連綿斗米一錢有奇蝦菜俱湧貴數倍往年遠近嗷嗷饑殍滿路良家夫挈其妻毋攜其子行乞於市伍面羞澀莫忍相視行乞不得食則鬻及妻孥甚雉經赴水強者百十哨聚以借貸爲名行劫富室豈惟海壖聞之三吳百越全楚之間無不被饑慯者而吳爲尤慘嗟嗟時事至此臨食廢箸淚下不

收弟兄矣蒲圃之上足了一生不得已則評游
僻絕履僻爲秦秦役夫而妻爲秦秦毛女可以自全歟
念足下爲人弋出天下事方賴公等幸善自圖之
新都潘景升大學從四明北上便布此箴景升爲
伯玉司馬門人博學高才詩格在黃初大曆間爲
人通爽自喜慕足下當代文衡道宗欲以執鞭從
事幸吾顧以納之老母今年九十尚康強無恙兩
兒子初授書塾師敬附以聞之執事者道民奉行
金液還丹大道頗有水火既濟金木交并光景人

緣若斷大事當了并附告知已餘不敢悉

與龍伯貞郡丞

去歲大涝年歲不登入春久寒積雨傷麥並海民人十室九餓山澤野夫傾食草根衣冠子女行乞於市甚而求食不得度數口不能相保雖經自盡夫繼妻父賣子者更比比有之蕭條慘苦之狀使人傷心酸鼻道民身不能化爲餓殺周徧外界雖廉吏手一日猶不廢三餐臨食投箸衆生盡饑義無獨飽但恒減食與饑者分饑明公宰官身有普

提心何以救荒活此邦父老子弟新舊秋糧須蹔停征百姓救死不贍何能完官租明公不能以一官緩百姓須臾無死

與龍伯貞

昨晨起門者報有里正二百人叩門求見崇其情益求蹔緩征糧以僕雅受知於明公故相投耳僕辭不敢見而心實憐之道民反復思之身既隱矣極宜引避無與外事而一片慈悲熱腸累起累伏不能已已又念明公宰官菩提衆生方倚以爲命

而道民既受明公一日知何可過避瓜李不必効傾葵外孤百姓之心內違匹夫之志故復冒而言之言見之而納與不納是在明公矣此時百姓饑傷甚矣村落之間斸草根而食矣良家子婦行乞於市矣計出無聊者雖經自盡矣強者不肯甘心餓死夜則竊盜則掠矣此時此景百姓救死不贍何能完納官租償當兩爲今非不知簿書徵會急於星火顧視百姓力竭矣無可爲計新糧舊領宜一切暫停徵而催者尤所當緩且聞外縣業已停徵

明公學道愛人爲何顧忌停止以姑待異秋必持

而嚴之非但勢不能支竊恐百姓怨明公也干冒

尊嚴死罪死罪

與王陽谷

道民之字青浦也蓋在明公去鎮之後不及執鞭弭以奔走于旄下私心惋惜然巨公厝汪功伐茂明江東父老口碑盈路且區笠澤之間崔葦屏跡綿蕭寧居明公有大造於吳襄陽峴首天壤共敝道民所爲何風慕義亦既有年頃挂冠神武校竿

鑑湖世念頓灰道業增長探內典於化人授丹訣於羽士斷緣息累居景龕空海內交知露晞星散每興懷英喆亦輒麾去勿以障我靈明即天台鴈宕神界久敞山靈良遲敝友王恒叔釋玄折柬招遊信使絡繹竟謝未往蒲團一片足了此生矣明公蓋代鴻才超世遠韵更聞君家池亭甚勝樹石離奇門前古松數株偃蹇屈蟠龍拏虬攫秀色刺

天道民何繇以托鉢衲衣來跏趺其下也咄咄

馳道民爲吏抗萊蕪釜魚之節今四壁立爾江上

僅斥鹵五十畝舊歲無粒米登困諸兄子姪作
頗繁幾化為溝中瘠家兄依所親遠糴束甌所須
穀小舟一艘艋慁郡國遏糴有禁敬以氣義役身
明公幸長者主持之數口賴以舉火牽率奉干悚
息悚息

與田子秋

前年僕嘗應新都汪伯玉司馬白榆社之招時先
生業已去新都矣去年與方外導師栖遲逼玄觀
一月開之無一日不追隨抵掌問恒齒及先生會

方高卧山中而僕亦禁足蒲團上乃不得班荆把臂一快生平僕童牙時嘗讀先生所爲詩文史益知先生儻蕩龍章千古人及覩天中龍田倡和諸草一何神采散朗也鄭廣文官冷世稱三絶杜老當時每欽挹其人先生才稅足相埒而意氣過之矣僕于兹事涉之甚淺得之甚易無當海内從而海内人士往往癖嗜之比於芰與昌歜之好良有人緣乎乃今則刳心向道矣不復與諸家少年角雕龍繡虎技而先生猶然以僕筆見賞故敢以

腹心丈夫了手政不在浮藻菁華假令落筆吐口儼若白地明光錦其於性命了不相關吾曹文士要須識得此一着陶都水蕭子雲几華處士陳陶諸公吾師也吾將結局於大覺金仙覊人衲士矣先生以爲何如龍伯貞勁爽有氣骨亦好道耽玄標人外之趣其爲吏文偘偘絕去纖珂齪齪態真風塵外物品題 僕託契頗深乃先生亦與講金石之義不知其人 視其友今即來野夫不能爲供帳奈何厓略且倉未悉悰抱

與孫以德

僕聞足下離大戚南還乃不知是何艱掩關禁足之夫與世睽絕聞問罕通無從得故人消息秪有結念爾僕自叨仕版出爲令毋佩服桐江要而言懷仁負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提一片肝膈上報陛下下惠黔首內厚自檢押而外行其貞廉雖一嚬咲亦大不敢苟欲洗去浮華獸存沖素足下知我耳而目之以世俗文士見律若所謂輕佼浮佻孟浪之態僕寧有之乎惟是輕財慕義愛士

結客先國後家豐芴約已邱人之貧急人之難是
則英雄義俠儻蕩之風僕雖媿焉私心實好之奉
以爲君身之實躲之文士浮華氣習故已遥庭僕
非以此媒榮利梯逼顯誠慕好古英雄何面瞿與
徐庾江薛伍爾而世人妝點刻畫必欲成就我爲
司馬長卿杜牧元稹韓偓載而後已姑無論其他
海內人往往傳僕飲酒能至數斗不醉足下與僕
共杯酌數矣僕能勝碑碟小杯幾杯乎傳譌吠聲
舉此一端它可知已即如去歲之事人公子以文墨

議論過折節鄙夫此盛德事謗人乘之文致妻非其爲登徒毀宋子蘭謗屈何疑當時廟堂之上業已洞察而嚴處之其事不爲不白矣而遠近采聽刻畫沬已吳中爲甚不聞昔者楚人左袒登徒子蘭也此何故不過遠聽遙度古來文士率多輕薄無檢於今那得不然妝點屠生放誕風流足添宇宙間一段奇事寘脣上一番談柄口吻津津有致詎云屠生實檢柙少風調便爾蕭索無趣此亦人情大都哉客嗟屠生此身業在蒲團上消十二時

建豎以不負生平鮑子既而幸藉寵靈為令六載得遷於大司憲儀曹以去為儀曹不滿歲而說人搆之䆒官削藉為玷知己然不肖竊自度謗讟之來非其情實即古好脩之夫或皆遭有之未為玷辰吾明當信曾參不殺人不肖何恩矣政懲微中忽門者報有人至自西川急出訊之云是師家僕送本親之官嵊縣便道過此初疑有人入㦸師何不作數字相聞已而細問師履歷踪跡及諸子弟親戚此人應答如響無所遺且辨其土音審西人

也乃手勒此牋敬陳契闊此人又言師嘗一會張大司馬銅梁司馬齒牙間拳拳不肖不肖益亦受知司馬深矣幸并道不肖傾挹師林居想清適諸郎君德業大進悠繫結念江鯉有便無忘雲札

與陸司寇

去歲先生送兩沙門住阿育王寺辱以手書訊道民且屬道民作阿育櫃鐵塔故食貧無能以財施歎有皈依一片至心爾沙門暫還構李手裁短疏奉報想已達掌記秋九月中嘗抵武林遇證道全

作而富貴豪右自多其囷廪厚積深藏日增價高
何願景慘若言之使人酸鼻弟家僮有穀數十鍾
諸兄諸姊及諸子姪中表家枵腹而人待哺日相
聚一室共啖此脫粟脫粟有限人饑無窮一老姊
以病甚歸歸臥數日即數日餒矣急以餔米飼之
而生平故舊窮交復時時相向道民義不忍獨飽
誓與衆生分苦惱計已無復之富家獨擁饒裕坐
視生靈之窮而惟思乘時射利道民目擊時艱若
處飢饉之上而智計莫可如何獨不念五濁衆生

諸苦皆從自身惡業而生現在之貧窮而餓死悉
過去之富貴而慳貪者也且今得意曾不刹那轉
瞬之間遽焉銷滅墮爲焰口生爲餓夫鬖鬖如此
若曹且不信有今生來世之理快意月前而足則
亦無如之何矣若使富貴家盡好慈悲盡行施捨
以衆富濟衆貧何憂百姓饑餒柰何必不能然所
以業深而根償因在而果成展轉反覆以積此罏
鑪之劫也夫上帝主張劫世者帝豈好造是劫以
焚毒衆生哉皆衆生之惡業自取之不能逃也弟

身既隱矣遯於人外乃復以人世疾苦孳諸胷懷累伏累起妨我淨業淼窒憂釁發不卹締足下得無咲其私憂過計邪雖然東教以如傷爲愛西方以平等爲慈學道人即息景蒲團那得便秦越衆生了不關念假令一朝而仳離枝蕩道人雖攜男妻孥雞犬入山谷循恐邏者蕫而出之寧得晏然偃卧長松脩竹之可乎弟恒者深欲渡江與足下相見圖裹粮同如京師訪聶仙翁於烏衣乃去年聶翁云日下毋房未就秋以爲期而饑殍滿路道里

頗艱故不敢輕出遣使往候仙翁便訊足下足下邇者起居何似亦時行道當遂精進幸示其狀虞長孺醋白是我輩人須臾朝夕謬仲仁辯才無碍大似維摩詰猶惜其舌端太縱橫多知爲敗多言數窮此兩言者大夫頂門鍼也何如入夏恐未免絕粮當告意足下足下困有餘白粲幸不惜運西江之水

栖真館集卷之十五

屠　隆緯真著

呂胤基克符

書

與王元美司馬

東山榮召遂出矣昔異人懶殘相李鄴侯於嵩山預知其十年宰相張乖崖欲就華山處士入道處士曰時方賴公救火一代偉人受天之命必應出而經營四方究所未竟即取巨石以塞門絕烟霞以

封尸猶將爲人弋北嵩棲未穩有道者故自巳斿
知之先生才蓋百代名滿四海年逾六旬官登九
列以英雄赳手以神仙結局受度聖師力践大道
方丘絕萬緣於人外結一茅於山中持戒律於覺
皇梵筆研於大上紫綬去身黄冠在首伊蒲作供
軍持爲侶明心禪觀煉炁中黄刃迹泡空泄情灰
冷矣不謂天意有歸人緣未斷安車再至玄纁累
加涸我烟蘿妨我松桂往被召命公心如石固當
抗表力辭鑿坏掩戸道民亦詣書力沮先生異哉

先生深領其言方且謂一丘一壑隱計成矣何圖詔書累下殊禁幽人熏穴搜山迫逼而令出昔梁武禮聘陶通明通明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見而笑曰此人欲斆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遂舍之夫曳尾一作徵命遂停洛事山中成其高尚都水所以卒了道華陽怡雲聽松若當時必强而迫之通明雖欲石隱恐不可得先生隱志堅矣向道篤矣數辭數召終以出山實朝廷張彌天之網豈謂先生鴻飛

尚未冥邪嗟嗟道人即煉性死心欛柄在手猶須積三千八百功行圓滿然後罪消福長書名上清故僕以為煉性死心則在位不如蒲團絜行積功則蒲團不如在位雖然煉性而不以事性猶未煉死心而不對境心猶未死紛擾垢溷政大修行人所藉以了道成功之地故尚父范蠡留侯東方文饒長源稚圭玄英諸公皆登三事之榮建萬世之策歸根大道古籍刻仙仕宦之不妨成道也如此願先生此出以公忠慈恕處事以清虛淡寂定心

訂安社稷救寧黔首推轂賢才湔雪冤滯擢哲抑躁崇正絀邪摧扶強禦哀憐無告上合天心下孚人情時囬霽光念在般若即蒞事服官願或反賢於蒲團上功課耳方今氣運近衰四方多眚南北洊饑流殍相望入春來我海上霪雨三月米穀踴貴杼軸盡空城市連袂而行乞鄉野枕籍而填渠木無完皮草無留根傷哉元元楚毒至矣今先生在事何以拯之幸勉作良圖燕居深念積累功德無逾此時矣陸五臺司寇有一片菩提心爲國爲

民至性肫切先生湏與事事商量道民雖一介文墨小生徃両爲牧宰上奉三尺下惠萬姓實胼胝皸皴髮膚不愛毖餝周防嚬笑不茍此先生所耳而目之而佻家擄掠忌者乘之必欲文致成就我爲浮薄文士而後巳先生知我乃亦云相如故勝并丹無乃亦投杼於三至邪嗚呼藉手佻人吾知免矣弋者不至矣鴻飛可宜矣庸詎知失馬非福乎去秋道民得遇方外異人授金液玉液口訣更得餌先天上樂行之頗有效文遇衡岳金仙翁授

玄關一竅初機從手乃知喻君所習殊草草而固以為利益非其人矣去年乔究陵哭沈君與甚難赴汪司馬白岳之招歲暮乃東擬今春如婁上訪先生以頃所聞與相印可而前茅且出矣業在此路便非野夫所宜往遂爾次且不前敬修尺書道此縷縷遙望金陵一衣帶水長矣神飛張東沙大司馬李子孺愿而藻翩翩佳公子也向風慕義傾為執鞭幸先生物色之不悉

與陸與純司寇

東山遂起海內相賀俯仰黃髮故當終究厥用道民靜中細觀天地升降之幾陰陽消長之會要可鏡其大都六合間苟有一大事必生一巨人以擔當之注厝譬畫世界攸賴非常之元固非常人所辦道民竊計方今天生明公所為世道有二大事聖人既遠三教之理晦蝕不明互相排詆宗周孔者矯張虛偽而賤履跡脫敝而教者驅舁乾慧而性地轉迷在在出世苦無指歸世欲真儒亦罕真佛無真儒故上理不登無真佛故了義不徹學人

惛惛何從得榜樣明入公踐蹈矩矱佩服仁義亦必羽翼六經標幟先民乃又研鹿苑之精旨傳書深之心中以興教振宗爲任以度僧造塔爲功以利濟普度爲願以慈悲平等爲義而使叢林沙門如衆流之歸鉅海搢紳學士如傾葵之向大明煩苛躁競若望闇而銷鎔諂曲淹汙者瞻容而顧化所爲世道大事此其一也我高皇帝蕩羯胡之羶穢廓寓縣之氛霾拓土開基植安黔首豐功偉德滲漉龐厚矣以故二百餘年來皇輿有泰山之安生

霸有春臺之樂自古國家承平郅隆蓋未有盛於
今日者乃邇來時當久泰人狃治安道民竊覩閹
寺漸橫內寵漸張黠虜漸驕邊防漸弛將士耽庸
宗室失所士大夫惟顧身家而罔念公事閭閻小
民日崇婬侈而不守檢防理有盛而必衰物無成
而不壞天下之隱憂正在今日方今大小臣僚絕
榮肥之心懷忠篤之慮者能有幾人天生明公爲
國砥柱逮事三朝以身任天下事知無不爲懷忠
秉直諤諤謇謇方始而袁州父子顓恣則每事裁

抑袁州近者江陵驕橫則每事匡救江陵國有數
事人人歛迹以退避而明公獨挺身以當之國有
大冤人人箝口以自保而明公獨奮臂以拯之進
人之賢而其人莫知所從進辭人之難而其人莫
知所從辭藉令當今之世微明公其誰爲大臣奉
公愛國之楷模乎所爲世道大事此其二也嗟嗟
天下承平久矣乃頃季以來四方災異無日不聞
南北歲事不登饑傷滿路海上去秋大潦爲眚入
春霪雨連綿三月米穀踊貴菜麥萎死四野斷草

根而爲粮良家章子婦而行乞老弱塡乎溝壑强梁習爲椎埋今甫仲春業已嗷嗷若此入夏以後當不知更作何狀矣道民間之吳越之間無不被災之國豈惟吳越赤縣神州多有之恐天下從此有事矣當今所倚以爲長城非明公而誰願爲救菩提心作豪傑事諸凡所以康濟蒼生奠安宗社者不可不深計而熟慮也道民束髮以雕虫之技成虛名於海內海內皮相之流往往以文墨豎儒目之又見右來文士多坐疎狂輕佻遠聽遙度意

道民故當是一往生而不知道民乃不其然亦嘗究心當世之務往而爲令揮汗懺圻勞勩不辭砥行濯身持爱翁惟謹思欲勉樹尺寸以酬生平諸所用晝厥後鉛刀一割之用業亦頗有物色之者矣顧爲佗務敢齮放廢於時乃便絕念破甑揮手挂冠研討無生之理無求不死之方瞥爾出塵飄然度世道民究矣天下事可勿復望諸有懷矣孔子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介推云身既隱矣焉用文之道民既已遯身物外即攬結雲霞采擷芝朮調

心鍊性匿景韜光故是道民今日事乃復呶呶焉以尸祝代庖以藿食而謀肉食不亦過乎雖然漆室女子猶然憂魯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國之衰道民雖不肖嘗食君祿厠人臣顧安得便高枕坦腹弁髦當世邪假令天下從此有事物外野夫求爲高枕坦腹胡可得而翺翔審察當今少可與語求其嘐鉅碩大負當世之望而又爲道民生平知巳無如明公者故願與明公一吐胷中憂懣少自寛其感槩急知巳耳請從此投筆卷舌矣道民進不

得爲留侯鄒侯退不失安期圖南天下事賴有公在道民何憂焉惟是念公春秋不少矣沙門祝公求問知明公起居神氣尚王更願益講煉調之學以延社稷蒼生之身百凡可佐公家緩急可爲生靈請命者幸事事留念所謂身任天下知無不爲者明公之心也道民伏在下風敬竢嘉譽蒙委作阿育王舍利殿檀越寔人不能爲財施惟草募疏勸善緣少効犬馬耳元美公遂出亦世道一助不審其於淨業無妨否

與沈純父

道民歸海上方且擘結雲霞摶弄日月以鴻濛爲舟以元氣爲柁順流而放乎灝淼之淵以求所謂十洲三島金堂玉室琪花瑶草斤鰲負之無風而洪波百丈者庶幾左攬浮丘右拍王喬南宮書名北斗落籍與天相界矣此身長在蒲團而儵忽神遊萬里雖未即到虛空粉碎撒手上清而把捉提掂欛柄在我業已真見道之要眇不出乎混沌希夷金木間隔質性情塵業識一空子母自戀若雲

在釀若金在鎔大藥不難生柔求不難結手後逡孔通身是汗矣僕別來所得如此足下生平仰民乃以悠悠之口投杼見疑乎白蜺所以忽變海鷗所以不下道民隱計初成了手可與乃須者屏翳爲害並海告饑十室九空强者椎埋良家行乞村氓時挑苦蕒或斸草根而蛟螭猶肆雲入春積潦連綿三月天時如此野夫仄仄恐有隱憂將不得高枕而卧長松大石則有携雞犬入山谷最深處身爲秦役夫妻爲秦毛女吾知免矣足下才氣

無叟又爲世之所指名天下事必集於公顧平居澄神養炁深計熟慮觀察事勢結納英雄它日建立非常照耀史冊者舍足下而誰嗟嗟世界有公在僕不妨作摯伯陵龐公陳圖南奚隸之踪跡向不出太和東不出台宕公它年角巾野服見訪乎雖不知我猶當見之請以絳飛花下爲期焉師皇弟子馬貞白力圭足起人病醫家之良間且上居敦李足下幸善遇之即不用其肘後其人故自雅流聞之與僕訂鹿門同隱約果如石不此君散朗

惜少精堅元美公遂出長短齒落臣精銷亡矣奈何舍淨業而丞長涂恐天下以瑯琊先生爲九華山人進退安據此公爰被召僕嘗以書力叩其出令不復爾亦自有說聞足下乃有終焉志此恐不能鄰便要終須一動天文爾僕業禁足不復出遊足下儻欲聞不妨以扁舟相過

與虞長孺

去歲別足下之宛陵屬沈公子有楚遊遲之一月不至乃赴汪司馬白岳之招逼除始返里社歸而

親交過從識笑便不能如客遊蕭散可理淨業海上去歲不登入春積雨菜麥萎死饑饉仳離野人無力拯此大告徒扼擧雪涕而巳王幽雲發及考仙真成道多在季世降魔除妖蕩寇靖難上安社稷下救生靈生必有期成必有爲許旌陽龍沙八百之讖業當此時而去秋颶風大涼山徙海溢蛟螭爲害在在有之東南恐有隱憂願足下努力大道身當龍沙儀請北面膝行而丞下風矣今嫉妒不游蒼素失色物多匿情人懷浮巧口吻能耳汸

寸羊腸陸沉之患又不獸專在蛟螭負蝂蠓之智寶蜉蝣之期者無論即有抗志人外栖神環中而心非精堅道非酷白功分於築室志奪於多岐此生易淪彼岸尚遠求其嚴密深沉椎鑑專一立竿見影不了不休方今足下一人而已儻二六時中不無出入不無起伏而回光返照未敢暫忘人緣稍謝輒做蒲團靜功頃頗覺神炁相見漸有交媾之意雖非了手實得初機始知大道只在混沌希夷除此之外都無是處何時與足下互相印可開

之散朗道羅卓然惜高邁之趣多精嚴之實以足
下幸時規之茲遣人往候聶仙翁便布此訊不悉
願言

與呂玉繩

殘臘別足下除夕卅一日始抵家老母荆妻倚閭
良切私計不佞從方外人於雲山烟水間必且携
单瓢隻屐入五岳采真不復返自為攤手謝時人
計得矣如一家八口何盍歸入門如從雲中墮坐不
啻丁家令威三千年歸來而猶及家人無恙喜可

姬已追維死上與王繩周旋把酒謝公樓煙雨滇漾河山廻合飛瀑濺人衣冷風飄人語羣公隱處綠悄道人白毦黃絛搔首踟躕上下千古欲空六幕循隘昏黑下山而設榻精舍一燈熒熒繡佛爲隣伊蒲作供架緒祕檢器炳異香王人易輕衫躡文履肅神寰清王山朗映微言名理霏雪裁氷兄使平子解胸洗馬杜口而秀淑温潤之氣漸來襲人蕩其穢粗銷其鄙滯夜分就寢則天空籟寂雨声瀟瀟在池篠間曉起推窓獸鳥窺門羣麏飲澗

白雲嵒貫前嶺王人則呼奴攜天池佳茗林洪
南好香復共清言移晷數日裴佪神骨蕭爽如在
閬風瑶水上不倭細詧王絹機神散朗德器温粹
嘗私問君求僮奴爾王人居恒有怒罵乎奮云甚
少盛怒詈奴輩以癡兒何乃爾如是便巳昔劉文
饒寬中魏陽元長者以爲世恐無此人乃今於是
下良信又爲政豈弟稱真父母宛人深心德之王
繩故是人天中人天質自然非繇學致不佞學道
力剗習氣銷除褊心猶皆不 盡足下真吾之師表

也不佞歸而遂作閉關計一園手掌大草木蒙茸
儵魚來往矮屋臨水展書匡坐幾於避秦與人世
隔而海國饑饉嗷嗷萬家霪雨晦冥連綿四月野
夫鄖民剝木皮斷草根以爲糧城郭子婦連袂行
乞千百成群而非無賴乘之日闖衢路姦萌漸長
大有隱憂又累發天象示異應在吳越莫敢顯言
時世至此道民雖欲長享用一片蒲團恐不得寧
居即竄身深山窮絕處又不能便棄妻子如裕尉
爲之奈何足下深醇粹白非惟道器定是國寶必

且屬鈞衡之地秉樞筦之司希勉作良圖以康黔庶以寧皇輿野人敬矯首拭目以竢嘉譽不佞頊益若貧三旬九食歲饑道阻不敢出門想古來嵒棲穴棲若葛稚川陶通明何至進退狼狽如此沈士範近作何狀僕嘗以書督過之不審能見采納改王趨否別足下來月念大雅不去懷風便寄此徙辱鄒公廖太府尹郡丞高別駕三先生欵遇不敢一一修候希爲道謝

與滕開府

伏維明公秉鉞開府以來獎廉懲貪肅墨改行威布德普蒼赤嚮風境內無譁海外有截声獄亦然焊言吳奈何下民應災上天降眚去年春涼繼以秋多颶風蛟龍不仁屏翳肆虐歲以不登癸丑六年滌饑殆遍東南郡邑海濱澤國寧得不災它郡邑並得申奏蠲免改折皇恩曠蕩民賴以蘇獨此邦氓庶罷愚不能蚤赴有司之庭疾首拊心力陳荒狀又適郡有司以遷代時之正官不及申請而今年自正月至今天道陰晦白日匿光霪雨爲災連

綿四月菜麥盡皆萎死海錯亦復不登石穀價至六錢有奇斗米價至一錢有奇其他蔬菜魚蝦之屬亦皆踊貴數倍往年並海遠近杼柚其空萬姓嗷嗷莫保其命鄉野村落之間草無留根木無完皮一望蕭條傷心酸鼻城邑子婦連袂乞食良家困餓喪恥習謎曲以媚人寒素不慣行求或羞澁而噤口人離家散蟻活不能計竭途窮雉經自盡餓殍滿路浮屍填渠嗟嗟傷哉有不忍言者矣又亂萌漸起大有隱憂郡縣有司力求荒政甚

焦勞將議蠲䘏則國有定課議販濟則藏無餘貲
亦嘗減價以平糶則盾戶閉囷而愈甚者資粥以活
民則老少涉遠而溘斃古云救荒無上策官民並
困誠莫如之何矣切念百姓饑荒既已吸嗽流離
死亡若此而各項錢糧尚爾紛然征比夫百姓此
時朝不謀夕救死不贍何暇完糧不惟民力必不
能支抑恐意外大有可慮項者郡縣有司戀意哀
欺業暫已緩若不仰控明臺奉有停緩之令則有
司莫敢專主而百姓日就仳離後將不知竟作何

狀矣某等爲此俯竭愚悰仰干台聽伏乞懸大明以照部屋散陽春以布窮簷明示有司停徵緩比即中間錢糧有勢不容已者亦乞酌量緩急委曲調停而又求大發賑濟全活此邦則明臺之仁聞燁然功德無量矣某等退遯林泉跧伏草莽藿不謀肉尸不代庖顧惟嘗從大夫之後義不忘乎傾葵丁此災眚之時憂方切乎桑梓爲此迺名累牘干冐台嚴伏惟仁明鑒宥采納焉某等不勝悚激

與徐翁仍

客歲甫歿後辱足下數為道民開剪下榻申義綢繆至今神氣惝怳猶在閬風閣上道民歸而遂作淹留計宅西闢一圃如手掌大鑿一池研滴耳跨池構飛閣之一間僅可坐四人欄牙軒豁窓牖玲瓏上通雲霧下瞰江海非烟朋霞友不得登人望之若五城十二樓園中雜植草花無所不有池栽芙蕖芦葦飛鳧鷗鷺之屬道民遊息其中時而跏趺胎息時而紬經著書足以遣物遣累畢此餘生歎奈何歲之不登道殣相望入春來一雨連縣四

月澤國且欲化爲龍子之宮矣杞人之憂良所繫
念顧身既隱矣那復問其他道民竊窺足下雖頗
縱浪杯酒譏笑中乃實深心研討白復黄石之略
盐軒眉慷慨欲作大英雄舉止者非時俗游閑公
子爲風流調笑而已道民從籬落間仰觀玄象知
天下恐有事非命世才不能定足下負其人願益
深沉欲容養氣煉神一朝出而爲所欲爲以伯長
源在足下當振耳道民隱計成矣雖心灰冷矣不
能棄妻子入五岳了度世大事而老母在堂不能

逐作卑飄使履行厭性命工夫時亦留念令行是甚效若未得超脫姑脩身以俟天意敝交薛西華者淹博雅士慕文脊山下多奇才結束西行欲一遍覽豪傑蹤歷山川以發其胸中磊塊投身足下幸有以物色之屬有小冗草草致書不莊不悉

與梅禹金

道民客宛上無所高默喜得十年饑渴足下之懷相見數語便爾投膠方諸陽燧氣類則然郭門一別黯焉心斷殘臘離新都抵家則在除夕前二

日老母荆妻兒遊子又客他鄉遂疑道民業從方
外人采真入五岳不復返何間良切歸而喜可知
已頃闢荒徑爲掩關計軍持貯水木患誦圜焦爲
侶伊蒲作供寄與於禽魚散心於卉木胎息內觀
日求了脫獨柰何歲之不登道殣相望入春來霪
雨連緜四月不解菜麥萎死米穀踊貴四野嗷嗷
木無完皮草無留根城市子婦連袂行乞交臂塡
渠羣無賴乘之姦萌漸長隱憂潜伏時事至此道
民雖欲坦腹高枕一室中恐不可得且携妻孥雞

犬入萬山深絕處拾松子而食之身爲秦遊大婁爲秦毛女此道民結局之秋也足下寧許之否足下著書文晉山中日與瞿硎先生爲伍且擁茂陵之美姬兼東山之絲管如此送老差亦不惡第恐造物妬足下愉樂行未免爲世人弋以出敕繳焦勞耳敝受辟西華者傳雅多秩能向嘗與足下言之以貧故遠遊欲得賢地一片冷青疆以餬其口徑授足下足下方令人倫之望幸爲寒畯留念海內慕義無窮矣牽率致此歲不悉悰抱

與管登之

黃白仲至自吳門道足下力脩淨業廣作功德震旦國中大智慧沙門咸來集講廬日討了義自度度他爲世津梁甚盛甚盛又云吳國一善男子死入幽都得遍觀閻浮人善惡報應宜其皈依三寶最力購佛經度母其事良怪足下有記幸寄一首示我如來藏度久矣大法陵夷宗教不振復有一闡提毀經謗法足下上根人弘道持律廣文殊之善權體維摩之無礙宣崇四諦奴行三車白毫放

光青蓮吐舌將使龍藏貝葉義炳竹牙靈迺天上
心依洪昉條得羅畫發菩提波旬亦歸正法渴界或
布金沙蠕動並生忉利其爲功行巍巍善緣廣大
何止非衣公端明學士哉晏江公踐歷高明張學
士圓利宏通陸司寇慈心拯物馮太史爽脫遺塵
沈肩吾和雅清深趙汝師直心伉勁鄧綿脩實而
最嚴陸宗伯通而近大王給事玄度可挹顏舍人
沖情不凡汪司馬慧綜教典袁大令識擅多聞瞿
公子法器溫粵廣進士道心醇篤其它宰官居士

淸身潔行服膺西教者近日甚多殆難枚舉而沙門精持戒經深入禪悅耻脩獨覺普度有情爲當代之智顗遠公則蓮池上人一人而已末法季世大道將興其在此時乎其在此時乎願足下益以勇猛勝力持之幸甚僕僻地凡夫性慕玄脩妄希冲舉須從異人授金液還丹訣而奉佛悟禪不離空觀昔陶通明故是脩玄門者乃夢佛授記爲勝力菩薩遂詣鄮縣阿育王寺授五大戒僕私心亦欲若是聞作三教書亦嘗涉討叅同不敢別立門

尸足下無以楞嚴十種仙人訓誚我瑯琊公遂出山海內動色相賀遠志小草昔人所云蒼生如安石何何以大慰物情此公亮當籌之胸懷久矣僕捲關日擁一蒲團而歲之阻饑澤國仳離狀至不忍言雖道民亦不免枵餒聞呉中饑不減越地足下念此世界衆生作何計畫霍不謀肉故也吾保此一丘而足顧慈悲那得恝爾僕日夕爇香長跽籲天爲衆生請命足下想同之矣茲遣奴子如江上候謝導師便布此牘所言道門事不及寒暄常

語

與陳立甫

秦理宛委金簡玉書不蔽竟爾無緣得一蒐搴是道民之塵心未盡山靈拒客深矣歲之不登澤國嗷嗷道殣流殍與越相望不穀雖黃冠乎居恒減食茹素長跽搏顙爲衆生請命杞憂猶然在使君徒跣憂勞可知矣孝女江邊黃生白仲爲使君部下士其人私江海靈氣闊才逸調獨立震旦空絕四域所爲韵語長篇短章瀉菀詭肆声中哀玉邑

掩朝霞如龍蹻行空金鵝擘海驟而當之目眩亮
擢骨爽神暢捉筆臨池瀋墨數斗頃刻千紙致拏
虎攫雨忍霧駛顧盼生風姿態橫逸不穀不誕謗
甚於雕龍之業自謂夙授靈骨得之不難取之良
快少所推讓俯仰上下獨賞伏此生會稽自句踐
創霸種蠡計倪諸賢如雲千秋而後不乏英儁忠
篤黃髮三事大臣駢肩絫跡乃或多稚而不文爲
長者騷雅缺焉山川顯滯今者始有白仲羅刹以
東甬句以西天地開朗雲霞映發則夫夫實擘鴻

濛而出矣羗在長安此人以千秋意氣自負風雲齒弄訣宕有之宋家小侯好文白仲游揚其間形影乍合遂招否汝流播以來驥馬回首亟從曠逸返於恬愉乃今觀白仲長無奉佛脩脩然作深山衲子相矣向以揮斥睥睨謂雲霄可立致一旦毛羽摧落壯士無色去家十餘載來歸猶然布帽青衫一寒如故門無懷刺之賓閨有下機之婦寸舌猶在四壁都無傷哉盖代大才子流落至此無論人世事謂天道何今此人僅而一第祥麐威鳳所

至傾都今之昂首天路者果皆有黃生片言隻字者耶僕東海男子平生無兒女腸亦無兒女淚每念此人便欲潸然被面部中有士若夫夫足下耶得不知知之而不非常賜顏色披肝膽足下之為吏務矣他日物論以足下為何如不敬與蕭府君無生平雅宜亦可出此書示府君大越賢者才益代條蕩瑾琨諸侯寧得不假以為重乎道民義不為廝兒作說客幸見采納主臣主臣

與呂涵父牘　部

客歲過宛陵厚王絕使君款遇良厚見王繩天藻煥發德耀深溫玉樹蕭森珪璋特達僕是用向往爾度盟存金石矣深欲過向餘一謁先生通家之雅乃緣歲侮時艱出門不易神氣脉脉結念可知上虞黃白仲絕代之才軼羣之骨詩賦現倚閣放鳳翥龍驤合德臨妝夷光在御姿媚掩抑國色無雙臨池之業風神散朗衛夫人王氏父子褚河南歐陽率更時出入其筆端而益以自運骨力橫絕當世又如圖章畫品無所不妙耻不屑為僕生平

迂誕少所推辨獨於此君心賞神伏每見白仲令
毫伸紙便懊焉自失欲燒其不律矣會稽有才如
此實使天地開明山川秀競古稱竹箭不復足挂
人齒牙僕非悠悠之口足下當信鍾期不失聽矣
黃君慕大傅公明德諸子姓翩翩文采大有王謝
門風顧一入武庫開廣胸懷幸足下一揚延欵此
君毫端塵尾信足千秋顧盼之間如石投水昔孔
融之薦禰衡賀監之賞李白誠懸出於緇衣好篤
代木情深惟足下亮詧

與呂調父

今海內稱賢公子必首推足下豈不以昵文好士惟恐不及有大梁東阿之風焉乃君鄉相距不百里有曠代逆才足下烏可不知則孝女江上黄白仲先生也白仲與道氏稱金石交於長安道氏結髮譚秇所論交孏傾游內賢豪要如黄君當世無兩世有真汪罔則孱夫奪氣世有真夷光則粉黛無色今之所謂汪罔夷光多贋耳真則黄君無乃是乎不慧強項人少所推服惟遇此人即目晌而

不定舌聽而不丁幾欽恭其銀不律不復以雕龍爲號當世有此人又近出君鄉而西陵以東頗有物色之者竊爲足下耻之故欲以奉聞黄君遊陵矣布帽青衫一哭如故入門見機上相對作牛衣泣細君握手勞苦萬里來歸十年作客風波撼頓猶幸頭顱無恙何復問腰下有金魚否黄君仰首而問其細君吾舌在乎舌在則亦何愁四壁而鄉里小兒見此君落拓狀相聚訕笑左右顧盼孝女江邊又無有可與譚千秋業者乃即丞何甫東會

不佞把臂驚喜都忘寒暄便問金仙羽客生涯近願長進不啻日共蒲團林香覆趺真成莫逆獼月告還過何餘思一望見賢兄弟丰神私其緒論黃君故是長齋奉素道人無煩意羔羊膾鱸治十日平原酒弟爲作伊蒲之供足矣有可爲大才子地者不惜氣力幸甚

與陳伯符

弟不奉德音五易裘葛矣前歲曾寓一書於武原之錢孝廉候謝仁兄都門解裝之恩不知得達掌

記者不去年九月以丞哭君典墓出門偶遇方外異人於虎林眞之掩關下榻研討靜業霞蹊蒲團者一月比出關便如宛陵屬沈公子入楚候之歸又復一月而沈生竟未還歲逼除矣乃辱新都汪伯玉司馬使使來逆暫詣白榆社盤桓旬日忽聞東下溪舠無繇訪仁兄就李韋率不得覆魚之便結念可知會闞吏浙君知仁兄客歲曾到虎林與弟先後相左益爲惘惘入春來霪雨連緜歲以大饑道殣相望吳越嗷嗷弟日深杞人之憂身亦苦

貧賤食茹素時時望空長跽摶顙爲衆生請命道路艱虞不敢出門跬步惟侍老母守妻孥作蔬圃上活計而已忽承信使翰既從西來知眞人紫氣已向會稽乘輿渡孝女江入官奴城與道民一話契濶叙訂玄宗良亦快事柰何立馬踟躕臨江而返聞命悵怛如何爲情弟居句甬海徼鄮明之謂爲是天盡頭處自非使日本琉球那得輕涉此地訪長卿長卿家故四壁會須立槁江上耳年來海內交知徃徃東濟西陵及剡而止仁兄復欣賞[illegible]

虎身鳥國獸有謝氏姪女瓶亡書半來共形影
閉寂寞與人世邈隔仁兄念此當爲法然上原與
白仲才秋絕代近復大洗文士氣態入道選真令
賴此君來一破寥闃刻下且亦告行當復蠨蛸家
戶矣仁兄高才盛年政宜策竪鴻鉅不當久眷林
皋冉行陳乞何故虎林把臂秋以爲期臨書黯折

喻王胤昌太史

道民屏居江墟蓬蒿當路蠨蛸縈門白氈黃緣避
影方外軍持木患棲神化書歸真實冗萬累悉捐

悟寂觀空一絲不罣即海內舊游車轍杳然竿牘久罷雅如隔世亦似避秦二六時自審胸懷空洞都無生滅都無起伏偶一念興不出道民蒲團生活要跏絕瞋遊乎混沌息乎鴻濛外不復知山河大地內不復知四大形骸又何論人間世變刻閃爍賊黽聚沫事哉放廢以來五易裘葛無一字抵長安諸故人非欲引抗自高誠穆穆憒憒念不及此頃趙奉常歸忽以足下手書見投累累百千言擒抑沉埋情寄深遐向無生平何遽有此循憶發

出國門祖襟如雲傾都抵暮逮返初服遂絕寒暄今日數千里櫬題中章相念乃屬亂呂兄下陳義一何高乎書辭謂僕蒙詬受謗抱此憤懣宜如子長之報任少卿李陵之與稱屬國剖腹腸於紙上寫涕淚於毫端黃河砰湃五嶽隱起磊塊心迹千載猶新使亂呂讀之無雲而震不寒而栗風瀟瀟從易水來詎不雄豪颯爽快人哉乃不知道民年壯心盡矣夫大憤觸虹大宛感天相纍悲風靈胥怒濤長泖悽其夜即摧恍壯夫烈士意氣則肽殷

中軍名理玄詣形神超越信安之徒窮愁咄咄坐而書空則安稱大小品爲道民私心陋之道民重以宿業招彼壽喙伯嚭塚旁實生彼夫子蘭讒屈登徒毀宋傳之遠近驚怪異事然而古來瓌奇倜儻之士多不免于惡口含沙之虫何代無之如必以遭讒被譏爲賢則彼嚼然者當何措擿如必以蒙詬負耻爲不肖則古大聖賢亦嘗被流言此披裘所以畏皮相管鮑所以貴心知也道民方且立胥靡之閫翔廣莫之鄉飲恬愉之滐吐宵耿之腴

唫而忘言漠乎無諍葉感足下相念之雅誠欲衝
冠投袂作憤激不平之譚則學道降心之謂何欲
塞兌杜機遵老氏沉嘿之旨則又胡以仰副知已
之萬一故敢以生平梗槩略言之往者彼夫以
伉故攎摭中傷非復人理維時當宁洞燭誣罔顯
絀其人羣情憤肰咸持公議道民仰天一笑而挂
冠脫我今日之紅塵還我舊時之白雲竹逕松關
不減蘭省鹿騄鶴駕安事馬蹄御犬猶信冥鴻已
遂顧何用復置啜啜則爲知已耳道民生而蚤慧

天性坦直未嘗學少年嵩目俊俳凌踏欲以雕蟲譁於當世亦不解開門置驛樹黨廣交游大人以成名家貧少藏書耳目僅彼操管吾伊其于秖也涉之甚淺每顧影自照鄙哉么䯢何所比數時吐一辭縱心矢口本無意尊精取妍語出而時人好之誠不自知其所以好也而海內賢豪漸以曬就面被影類語被撏撦性復柔和開朗絕去町畦無賢愚貴賤雅俗至則推心置之亦將借以磨礪身心陶鎔習氣安見明鏡罷于累照安見源泉憚于

數汲文好稱人之長護人之短德人之恩忘人之仇鄙人之窮急人之難嚴于律身疎於接物明于廚愛闇於防奸物情歸之悔吝孫起性不善趨君不韡挑撻居恒讀晉書見當時名流散情蔑禮害義傷教心甚非之體無惰容口無媟語雖讌樂款洽絕不爲盤礴讙呼而遠聽不瞀徒見王何任誕嵇阮通儻右文士並爾今何獨不然而道民齊物輕外忘機坦中煩與曠士同趣又吳越間人好刻畫妝點鬧揚風流道民交遊既多不無稍通酒人

豪客涵嬲浸漬迹疑同浴事類褻裳謂屠生必是天之放民仇家將挾其私動指曠逸好事欲快其口遞傳風神譚者易行聞者易信喻訛喧囂百不得一不知道民實拘拘翦翦者于栝枸則攢眉對歌舞則閉目時而發興大劇不過清言解頤瀟瀟泠泠焉暢而已今東皋祓鄉供奉違肩未免擻掌嗤去夫夫褻青布巾行樸遨俗禮者何足與語達而游內誤傳屠生俠如朱家狂如鼓吏癡人前何可說要往僕當出國門一恳者倡說曰人言長卿

乎僚下之蓋大都以名與客敗名者衆矣是證吾
多敢多敢不祥長卿居都客無賢愚貴賤雅俗咸
及其門不及其門至不比人數士何至使人若此
能無及乎知我者解之曰子謬矣長卿不附名名
附長卿客實好之而趨之長卿者胡嘗日閉門挈
鈴而呼客乎人皆自愛其精神其樂喧聒耗磨而
以自敝也彼蓋迫之而應直無用逃逃而假以了
緣應迹者也客實就之又舉以爲罪乎嗟嗟其知
我矣今者道民名敗而世之趨名者不前官敗而

世之趨官人者不前家徒四壁立而世之趨利者不前播越江介而故人之在遠道者不前天去其疾美盡日而庭無履綦門可羅雀時繙貝葉時誦蘂珠時討玄宗時耽禪悅收視返聽葆願旁光奄木交并虛室生白亦既沖和融液故應妙處自知起而散步微唫魚跳藻上鳥鳴花間身游上皇趣在濠濮豈不亦翛翛幽寂有致矣世之人昔其處喧要物則作煩躁想當其逃虛屏幽則作落莫想夫其煩躁所以落莫道民于此兩者之亂齊矣禁

豈無世緣即所稱秕文少嘗好之今亦剗除不甚
留意徐文雅鄙佗往攻揞文人摽其無行竹哉王
子猷之言曰井丹高絜不如相如惕世是使後世
以爲口實者也世亦有無行文人豈謂文人必無
行耶文章家譚性命稱先王宣麗藻揚鴻鉅廣覽
衡鑑多闡善敗高者通徹靈榖下者顧惜皮毛何
爲而必無行乎務華絕根厥有涼德言高于青天
行卑於黃泉文園竊妻執戟附莽路粹傾險潘岳
諂侫延清躁競崔湜淹跨世亦有之乃聖門自游

夏而下若大夫左丘明賈長沙董江都鄭康成服子慎孔安國班叔皮張平子孔文舉皇甫玄晏張茂先陸平原束廣微夏侯孝若陶靖節蕭統子雲任彥升徐孝穆張曲江蘇許公杜少陵韓昌黎白香山孟襄陽司空文明歐陽文忠蘇端明諸公行義醇純粹美無瑕者上下數千載莫可僂指而謂文士悉皆無行如烏之必黔鵠之必白亦敢于厚誣古人矣然則世之操履純備者斷屬之閭閻鄙民而古今明德大賢豈皆椎魯不識一丁者邪即

尼父弘訓于六籍猶龍垂文于五千要亦不可爲
不文矣夫要結人譽者恒飾行而砥畏神理者多
嵒而慎獨惟溪凶恣肆無忌者忽焉道民佩仁義
於姬孔脩性命于老釋二六時中一念錯迕神聽
局私一事乖違帝鑒有赫伐毛洗髓蕩累滌滓惟
恐不盡夫克己亦大難矣夫輒自謂無過則吾豈敢
而或乃揣而下等之恣肆無忌者又烏能受而甘
心耶足下謂道民孝友純篤廉介刻厲韙上青浦
古稱循吏何以加諸豈有如此人而頹然自放大

閑也乎道民竊娩此言歎息知我矣道民爲令六年上報朝廷乞惠黔首毛髮無愛嚬咲不苟即令削籍歸來四壁蕭然八口恒餓而猶怡娛自得嚮道爾虔士勤身若行若是而猥必加以惡名竊恐違人道之正傷天地之和也道民學道者委命于宿業降心難堪怡然不屑耳若遭遇于未聞道之先以其壯心乘彼宛氣即抉目刎頸擊風飛霜何難焉嗟乎屠其越國男子進不得豎休烈於雲臺退猶可戕大道于霧實生不得享今聞於竹素死

循可書舄名於上清大海以東則有梅岑山梅尉隱處阜鄉亭馬秦飛花諸巔安期脫舄東去可問蓬萊紫霞洞近在几席洛伽小白華山磐陀石則大士道場在焉紅蓮開十丈飛海面白足踏之香雪井生於布轂內地則有四明洞天劉綱丹竈尚存樊榭無恙是皆道民結局履夫含垢忍辱和光埋照學人所保此之不保而尚爾錚鍧閨轂擊鼓以求亡羊不亦左乎第恐世人不察吠声傳譌今愚罪者憚於修辭不文者藉以藏拙良可惜夫

是道民之所爲不能已於噭噭者也君不見乎黑雲上升雷雨晦冥過而太空朗如往颶下擊洪濤洶起過而平波若鏡道民偶爲知己發辭吐氣若此援筆而發滿圖何物不遺何念不空矣若足下執而以荊軻篇疑柴桑翁雄心未盡無乃猶屬皮相乎道民頃以凝神之久實遇異人餌上藥度世大事稍有欛柄眼前得失聚散蠛蠓蜾蠃無足爲知己稱說者焉朋之散朗是我輩人生平分義繳日靡渝往道民新得罪廟堂不欲以不祥之身爲

故人家東歸稍稍引避吾目睫之銷声滅影閒之不得前其踪跡則爾乃吾兩人金石之義豈有間焉而世人遂疑開之二三取舍風徵有位詎不文大兇乎蓋好事之不誉往往如此嗟嗟多言數窮以患知已余過矣余行向𥘵晦懺之矣

十五卷 終